

诗经

全集

五

书学卷
西泠印社出版社

书法

全集

伍

书学卷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孟海全集. 5 / 朱关田总编.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35-862-6

I . ①沙… II . ①朱… III .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288号

《沙孟海全集》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家扬	王耀亭	毛昭晰	孙家贤
主任	陈敏尔	黄坤明	茅临生	
副主任	吴天行	林晓峰	钱巨炎	寿永年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江吟	陈浩	沈祖安	柳国平
高克明	郭仲选	蒋建东	傅通先

《沙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总 编	朱关田
副总编	沙茂世

沙更世	李立中
李文采	赵雁君

学术指导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冬龄	王伯敏	方传鑫	石兴邦
刘江	李文采	汪济英	杨永龙
邱振中	陈振濂	金鑑才	祝遂之
章祖安	曹锦炎	韩天衡	蒋北耿
鲍士杰	戴小京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小红	方爱龙	朱关田	李立中
沙更世	沙茂世	汪济英	张忠良
陈根民	陈翌伟	胡小罕	洪廷彦
赵雁君			戴家妙

副 主 顾
主 编 问
书 学 卷

陈根民 方爱龙 陈振濂 邱振中

总序 / 朱关田

沙孟海为中国现当代书坛巨擘，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文史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尤其在书学、印学两大领域，于创作与研究两端取得非凡成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标志性人物。

沙孟海（一九〇〇—一九九二），原名文瀚，后改名文若，字孟海，别号僧孚、沙邨、兰沙、决明、石荒，中年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十五日（公元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幼承庭训，喜好书法与篆刻。早年肄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宁波），从冯君木学诗、古文辞，从钱太希、赵叔孺习书法、篆刻。一九二三年冬游学沪上后，从游吴昌硕，又谒访康有为、郑孝胥、罗振常等名流，同时自学文字学、金石学。与前辈学者况蕙风、朱彊邨、章太炎、马一浮等多所过从，请益探讨，见闻益广。曾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一九六三年起被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聘为书法、篆刻教授，一九七九年起担任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导师。一九七九年当选为西泠印社社长，一九八一年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逝世于杭州。

沙孟海作为书法家，一生亲历民国以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发展的风云际会，展开了以学术涵养创作的人生道路。

沙孟海接受教育与成长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形态、文化体制和学术思想等发生巨大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帝制的终结，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无一不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沙孟海虽潜心学术、艺术，但近代学术的思想变迁和书学领域的碑帖交互，对他终究还是有影响的。中年时期，沙孟海身处多艰时局，为生计所困逼，一度于学术稍加疏远，但他在前辈遗老纷纷凋零的境况下，又得以与马一浮、沈尹默、张宗祥、顾颉刚等新辈名宿问学论艺，倾意书法篆刻史论研究与书法篆刻艺术创作，其更为明确。晚年的沙孟海，排除困难，在文物考古，尤其书法篆刻研究和创作、高校书法教学诸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八十岁以后，沙孟海躬逢国家改革开放之盛世，艺术之树，老枝新开，推扬国粹，倾心艺事，且完善自我，奖掖后进，业绩卓然，斯有目共睹，

或以为有超迈前辈处。

回顾沙孟海一生艺文行藏，其转益多师，穷源竟流；与世推移，技道并进；谦退冲虚，不卑不亢；抗志希古，壮心不已，是他 在多方面尤其书法、篆刻之所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且丰富的精神财富。有关这方面，可以参阅收入《书学卷》的几篇文章，如《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九十述怀》、《书学师承交游姓氏》等。兹举沙孟海于一九八〇年六月病中所作的《与刘江书》为例。这封书信，本为针对如何培养浙江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的五位研究生而发，但其中提到的『主要应抓小篆……必须加一番切实功夫，及早打好基础』，《对正楷功夫应加重视……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学问是终身之事》，『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大志》等几点意见，指出了书法技能学习、学术研究以及人生态度的关键问题，对当今书法界仍具深刻的借鉴意义。

沙孟海晚年以书坛领袖闻名海内外，但其一生成就实在是多方面的。当其本色，是书家，更是学者。书学、印学而外，古典辞章、文字训诂、金石碑版、文物考古，无不精通。全集聚珍，自可释解。

沙孟海书法，诸体兼擅。早年习书，从篆书入手，下逮汉魏碑版、晋唐法帖，恣意规模，领略体势。中年以后，多作真、行、草书，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以外，于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黄道周等用功较深，探综众长，融会贯通，行以己意。晚年书法，错综变化，益见精善，沉雄茂密，自成格局。尤喜作题榜大字，深为世人所推崇。

沙孟海篆刻，浑穆高古。初摹秦汉，谨严规矩。嗣后出入赵叔孺、吴昌硕之间，得『太阴』、『太阳』之助，又汲取赵之谦、邓石如、吴让之和浙派诸贤之长，加上旁涉古文字，大凡篆籀、陶铭包括古器物，加减乘除，去故纳新，终于为我所用，独出机抒。而其既篆又铭，亦印亦书，异质同调者，最为难得。印章边款出类拔萃，亦差可出人头地。

沙孟海的学术成就，是以扎实精进的文字训诂之学和文史兼备的辞章功夫为基调，加之不断关注考古新材料、学术新进展，围绕书学、印学两个中心点而展开，此尤难能可贵。早年有关书法篆刻的论述，已能关注艺术的时代演进与学术的系统化梳理，多有见地，如撰述于一九二八年的《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两文，均揭载于一九三〇年上海《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是中国现代率先问世的较有系统的书法、篆刻史论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中晚年的论著，更能利用考古新材料，注重考证与精审，以严谨的治学方法研究书法与篆刻，时见发明，道先人之不能道，成一家之言。

沙孟海作为学者、书法家，深谙『技』、『道』之理。技之在用，实为手段；道之在体，是为目的。一末一本，并进齐修，方能

不堕虚空，不失之根本。沙孟海学问、艺术，固然平实敦厚，不蹈依傍，而实归之法古出新，今不乖时，又能用志不分，自胜为强。其雄秀独出，盖不虚誉也。

沙孟海著作已见行世者，计有《沙孟海论书从稿》、《沙孟海论书文集》、《印学史》、《中国书法史图录》、《书谱注释》和《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真行草书集》、《沙孟海遗墨》、《沙孟海书画院珍藏沙孟海书法作品集》、《兰沙馆印式》、《沙孟海篆刻集》、《沙孟海印谱》等，并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两册和《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清代书法卷》等。今人又选编出版了《沙孟海翰墨生涯》、《九如集·祝贺沙孟海九十寿》、《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卷》、《沙孟海百印选》、《沙孟海论艺》等。生平研究资料，主要见《翰墨春秋·沙孟海纪念文集》、《沙孟海年谱》等。

承蒙国家重视和各方面的关怀支持，《沙孟海全集》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西泠印社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本着“立意要高，搜罗要富，反映要全，出版要精”的编纂方针，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历时三年，全集凡七卷十二册终于杀青刊行，其预立不睽，信可慰也。

全集规模，以类编次，厘订如下：

一、《书法卷》三册。共计遴选收录沙孟海历年来具有较高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三百余件，以文博单位的收藏为主体，辅以公开征集的私家藏品，旨在全面反映各个年龄段探索、发展的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广大读者呈献一份权威且丰富的学习范本与研究资料。

二、《篆刻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治印大致在六百方左右，传世印迹约有五百余方，所篆所镌，在少在精。本卷所收，力求完备可信，有根有据。虽然其传世印章有半数以上完成于三十岁以前，好在其风格面貌成熟也早，卓然不为时贤所掩，颇好辨识，取舍不难。

三、《书学卷》一册。沙孟海的书学研究，主要以论文、著作、序跋、讲话等形式公开发表，其他如书信、日记之类也见涉及。为便于读者检阅，本卷按诸篇体例与内容，厘为自述、论文、序跋、著作、其他（讲话、书信等）、附录（日记摘录）等六类，各类又按完成篇章的时序编次。如此，沙孟海从事书学研究的历程及其所关注的学术重点，庶可明晰。

四、《印学卷》一册。此卷编次，与《书学卷》大抵相近。沙孟海一生的印学研究有三十余万言，其研究一如书学，史论相兼，不失精审。长篇专论之外，多有序跋，或边款，虽短章小文，并见用心，细言大义，学识在焉，盖二十世纪最为重要之文献。

五、《文稿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所作的文学辞章和学术研究之著述，凡日记、书信、书学、印学诸卷已收之外，另有学术性较强，或可圈可点者，皆入此卷。按体例与内容分类编次，曰联语与诗词，曰考古与文物，曰中国古器物学，曰语言文字学，曰发

言稿，曰行状碑记，曰回忆录，曰其他。其中部分篇章本之未刊手稿整理，为首次面世者。沙孟海多方面的学术造诣，更可于此得窥一斑。

六、《书信卷》一册。从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学术性、历史性等角度出发，在搜集到的六百多通书信中，精选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二百多通，一一加之释读，分为：（一）凡收信人可考者，按年辈编次；（二）收信人未详者，按照大致年代编次备考；（三）以个人或组织名义起草，发往单位的信件或公函。以上三类，涉及一百多位（家）个人和单位，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多年，有助于读者了解沙孟海的平生交游及其书札文采。

七、《日记卷》四册。沙孟海早年已有日记习惯，《僧孚日录》、《兰沙馆日录》即是。在其家属的支持与亲为下，本卷将存世的手稿影印出版，公布于众。需要说明的是，为尊重家属的意见，部分日记作了些许技术处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与艺术，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贡献与作为。但凡在某一领域导引风气之先，且又能集大成者，是为时代人物。值此纪念沙孟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得到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倾力编纂出版《沙孟海全集》，旨在整理文献，全面反映沙孟海学术、艺术成果，不仅有利于沙孟海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反视，而且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建设浙江「文化大省」，莫不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二〇一〇年八月谨记于杭州思微室

本卷导读／方爱龙

二十世纪初叶，科举废，新学兴。随之而来，中国学术发生了视野嬗变，传统书学概莫能外。受社会形态巨变的大势影响，中西文化形成博弈局面，传统学术在论争中有发展也有迷乱。而书学一途，在碑学强势、古雅刷新之下，于书法文化内部也出现试图调合碑帖的新观念，一时呈现出了超越前代的复杂多样的发展状况。事实上，这种复杂的多样性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末清初，自此以降而至清末民初，构成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风格最为多样化、群体最为分化化的一段历史。对此，沙孟海在一九二八年应上海《东方杂志》之约而撰《近三百年的书学》^①，敏锐地就明季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至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这三百年来的中国书学发展状况，完成了前瞻性、纲领性的阐述。

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近三百年的书学》的批评对象，是以明清之交的书法大家董其昌、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人为上限，而其下限则是刚刚谢世的一代大家李瑞清（一八六七—一九二〇）、沈曾植（一八五〇—一九二三）、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等人。直至晚年，沙孟海依然认为：“明清之交，书法界人才辈出，这是过去未有的现象”，《清初书法承接晋唐以来一千多年帖学的传统，（清）中叶以后还发现并吸收前代罕见或未见的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汉晋南北朝部分碑刻和各时代墨书竹木简，光怪陆离，美不胜收。由于前代书法家学习经验的积累，加上新发现参考资料的丰富，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多种多样，错综复杂，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代。在我国书法史的长河里，可说波澜壮阔，很不平凡。”^②很显然，青壮年时代的沙孟海已经站在一个全面开阔的学术视野上，从学术史、艺术史、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学术梳理。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很明显，沙孟海先生有《近三百年的书学》之作，与当时学术界已经开启的总结前代、展望未来的风气有关。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撰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讲义，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

总成绩》四章在一九二四年连载发表于《东方杂志》，而后全书在一九二六年由上海民志书店出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五章讨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提出了『著学术史』的四条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要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以此来观照《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也就明了。至于钱穆在后来又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出版），也是他看了梁启超著作，有不同意见，而在北京大学开课的自撰讲义。总之，这是一个试图从传统学术中批判总结历史，意欲从继承传统中开创新社会局面的时代。因此，《近三百年的书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沙先生自此已跻身一流书法史学者行列。一九四七年，史学家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叶（一八四五—一九四五）近百年中国美术史研究现状时，曾有这样的评价：『关于书法史的研究，著述极少，只有几篇零碎的论文，散见于各杂志中，如《东方杂志》二十七卷二号所载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便算是较有系统的作品了。』^③

更为重要的是，自此，他已经确立了对明末清初以降书法评骘的基本立场——以『三百年』为框架，是一个可以照射出传统与创新的最佳途径。以本卷所收序跋文为例，一九四九年的《傅青主杂书册跋》有言：『书人明季为盛，三百年来少继起者，傅青主（傅山）论书尚拙、尚真率，正是其极妍尽态处，非徵仲（文徵明）、子畏（唐寅）辈所能梦到。』一九八〇年的《白蕉题兰杂稿卷跋》有言：『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一九八一年所作《〈章太炎篆书千字文〉前言》亦称：『篆学，近三百年来可说是极盛时代。』明乎此，沙孟海一生的书学思想之脉络，庶几可以寻绎。

二

沙孟海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观其一生行藏，学者、书家乃其本色。就时代学术来说，沙孟海是一个介于『新』与『旧』之间的学者，或者说是新学与旧学的综合体，至少在书学、印学的识度上是如此。

早年的沙孟海，在乡塾之外还接受了从小学到师范这样较为完整的学堂教育，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文史训练，因此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新学的受惠者；同时，他在青年时代又得到最后一代旧学硕望人物的眷顾，受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冯君木、况周颐、朱孝臧、章太炎、马一浮以及吴昌硕、赵叔孺等辈熏陶颇重，或亲炙或私淑，或辞章或艺事，无不起步高蹈。既而，从文字、训诂

之学步入学术界，中岁曾有撰写《中国文字学史》的研究计划，因抗战爆发，家国遭侮，颠沛乱离中书籍资料散失殆尽，加之生计围迫，不得不终止。但他一生中关注金石文字，积极运用考古新材料研究书法史的治学方法，显然与他受到清季民初颇为流行的乾嘉学派学术风尚的熏陶息息相关。

沙孟海的书学研究，从时序上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民国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中后期，较集中地关注了晚清以来碑帖交互的书学现象，以及文字（书体）的历代渊源流变问题。（二）新中国成立前期，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沙孟海因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因此集中关注了两浙文物中的书学资源。（三）新时期以来，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有赖于时代昌明，国家重视，虽是沙孟海的晚年，却是他的书学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沙孟海之于现当代书坛的意义，必然在于以下两端：其一，民国时期，他是清末民初多位通儒硕学在乾嘉学术与金石书画艺术上的传人，因此，其早年学术活动，二三十年代始多文字、训诂之作，举凡《名·字·号》（后改题为《名字别号源流考》）、《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助词论》、《许慎以前文字学流派考》、《训诂广例》等皆是；继之以金石考据之述，如《廓字说》、《延光四年砖跋》、《桂林重刻石曼卿题名跋》、《洹子孟姜壶跋》等皆是。（以上诸篇均收入《沙孟海论书文集》，今以《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桂林重刻石曼卿题名跋》两篇收入《沙孟海全集·书学卷》外，其余编入《沙孟海全集·文稿卷》。）其二，新中国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是当代书坛的领袖人物。五十岁以后，一方面受到学术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又是学术意愿的驱动，沙孟海倾心于书法创作的风格完善，倾意于书法、篆刻史论的研究与著述，成就了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书学与印学高度的事业。

当然，我们也必须真诚地关注到沙孟海早年著述，在方法与见识上，除授业恩师冯君木之外，还明显存在受到他颇为推崇的沪上名流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吴昌硕、章太炎和鲁迅等人影响的痕迹。如，康有为《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书派）》等书史观^④；沈曾植偏重史地学的研究方法；沈曾植、郑孝胥等熔铸碑帖的书学观念；吴昌硕、郑孝胥等重视篆隶的书学观念，以及沈、郑、吴、冯等人的题跋文风；甚至包括章太炎的《国故》之论，鲁迅的碑帖整理等。比如，最初发表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沙孟海在评价黄道周、梅调鼎时，有两处观点明确注明是郑孝胥（苏堪）对他所说，或许是由于历史原因，在一九八四年的此文修订稿中郑孝胥的名字已被删除。而中年以后，他在书学上的很多认识已渐具个性，文风亦更趋清醇笃实，这与他先后精心研究宋人米芾《海岳名言》、唐人孙过庭《书谱》等经典书论，特别关注历代书法大家钟繇、索靖、王羲之、颜真卿、黄庭坚、王宠、黄道周、邓石如等人书迹的心路历程有关。迨及晚年，学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沙孟海在书学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得到释放，气度、识见上已能融合诸长，期间著述实事求是，卓然特立。

早年转益多师，晚年壮心不已；既有旧学工夫，又能与时俱进；技道并臻，抗志希古，这是沙孟海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学术精神。沙孟海认为：『书学成就，关系多方，也不是单考功夫。』^⑤唯此，沙孟海在同辈书家中显出超越。兹举书学研究一端为例。书学在近现代新学术的视野中，更多地跃出了晋唐以降执意于技法阐述的『小我』与乾嘉一脉作为金石学附庸的『偏执』，开始向新史学和现代艺术学领域挺进。而沙孟海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势中，建立起强烈的史观意识与鲜明的艺术精神，从三十年代初的《与吴公阜书》，到五六十年代整理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料，再到七十年代末以后编撰《中国书法史图录》和撰写《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漫谈碑帖刻手问题》等文，均能及时而充分地利用考古新发现、学术新材料，利用文献与图版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开拓了传统书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当代书学研究的新进展。

三

沙孟海的书学思想和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著作、序跋、讲话等形式公开发表。至于书信、日记之类，本属私密，但其中所含论书之言，亦多度入金针。本卷所收内容，在篇目的择选上，突出书学价值，兼及全集各分卷之间在体例上的平衡性。在编纂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读者检阅的方便，按诸篇体例性质与阐述内容作了必要的分类，厘订为以下六大门类，每个门类又均按完成篇章的时序编次。

(一) 自述。主要收录了沙孟海从事书法活动、书法创作的自叙篇章。最早的一篇为一九二六年四月所撰《润约》^⑥，最后一篇为一九九二年春写付沙孟海书学院的《书学师承交游姓氏》^⑦，可与名篇《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相参见，从而较为系统地了解沙孟海早年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宁波、杭州两地，广泛交游，转益多师，熔铸碑帖，书印并臻的艺术生涯。末附《关于〈沙孟海翰墨生涯〉启功序文的几点说明》一文，系沙匡世记述沙孟海生前答复的文字稿，因其涉及沙孟海的态度，故整理刊录。重要的是，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与《九十感怀》等篇章中，读者可以深切地感受一位耄耋名家虚怀谦逊、壮心不已、关注创新的高标情怀。

(二) 论文。收录了沙孟海历年发表的重要书学论文，包括早年的成名之作《近三百年的书学》，晚年的倾心之作《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清代书法概说》、《漫谈碑帖刻手问题》等。其中还包括了《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史上几种主要字体》一篇未刊稿。这些论文，集中反映了沙孟海所关注的书法史焦点问题主要有四，即：明末清初以降的书法史，字体演变与早期书法发展的关系，古代书法执笔的技法经验，碑与帖以及写手与刻手的关系等。如果说发

表《近三百年的书学》，奠定了他早年的书学地位和一生关注的书史重点，那么一九八〇年发表于香港《书谱》杂志的《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则较为集中地揭示了他晚年思考、治理书法史的重心之所在。可以说，诸篇论文很好地反映了沙孟海敏锐的史学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思考深入、不囿陈说、高屋建瓴的学术成就。顺便一提，最初发表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在晚年主要作了两处的较大修改：一是第五章篆书「邓石如」条的删订；一是第八章最后有关「女子的书学」一节全删去了。

(三)序跋。此一部分基本囊括了沙孟海历年所作的书迹题跋，以及为各类重要书学著作、前辈遗墨册所撰的序言之作，也是反映沙先生主要书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序跋之作，形式短小精悍，体裁骈散兼备，或缘情而发，或考证而作，往往微言大义，最能显现沙孟海的辞章工夫与言行风范。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将沙孟海与弟子朱关田合作的两篇《〈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导言》长文也归入此类。而这两篇文章，正反映了沙孟海领衔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的学术视野，以及他对新中国书法事业的成就与发展的深刻思考和理论小结，其文献价值尤当重视。

(四)著作。沙孟海的书学著作，是一部《中国书法史图录》和两种古代书论阐释《海岳名言注释》、《书谱注释》。然而，为数不多的书学著作，恰恰是其一生在书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总结，代表了沙孟海在书法史与技法理论两端所取得的成就。撰写一部系统的中国书法全史，是沙孟海毕生的心愿，但因其精壮之年身处乱世，成熟之岁又多限制，年近耄耋躬逢《文艺春天》，从而才有条件真正地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因此，《中国书法史图录》是沙孟海治理中国书法史的凝血之铸，从前言到各个时代的概说，虽然未见长篇铺陈，但其阐述书史嬗变脉络之清晰，史学观点之严正，裁择材料之精当，编排图版之精心，尤其是考订文献之精密，运用考古新发现之及时，阐述书史现象之深刻，往往要言不烦，避免玄虚，高屋建瓴，发论新识，最显启迪。而《海岳名言注释》、《书谱注释》两种，以唐、宋书法理论名篇为阐释对象，以技法理论的阐释为核心，所作疏证往往能辨析入理，深入浅出，破除迷障，导引正解，全面体现了作者在史学、文献校勘学、训诂学等方面的能力。

(五)其他。此一部分收录了前四类未能归入的部分篇章，主要是一些集中论述书法问题的书信、展览前言、学术会议讲话、政协提案、书画目录校勘记等。从中可以窥见沙孟海在多种语境下的书学活动与书学思想，有的还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二十世纪的书学认识高度。比如，作于一九三二年的《与吴公阜书》，敏锐地关注到最新出土于西陲的高昌砖志书迹资料，讨论了传世碑版书法的书手与刻手问题，认为「先书后刻，刻手佳恶，所关非细」，在碑学俨然洪流的书学语境下，眼界所及，所论所发，或已在包慎伯、康南海之上。又比如，作于一九八〇年的《与刘江书》，是全面体现沙孟海书法教育教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强调了培养书法高级人才须从「技」(书法雅正，转益多师)和「道」(涵养学问，抗志希古)两端着手，强调了凡成大事业者「第一要虚心……

第二要有大志》，筚路蓝缕，振奋发聩。^⑧凡此种种，启人心志。

(六) 附录：早年《日录》论书辑要。主要是从残存的沙孟海早年日记手稿《僧孚日录》、《兰沙馆日录》两种中摘录的论书之言，每条下均系日记时间，以便读者对照查阅《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片言只语，虽显直率，但见心迹；累年所积，且多可观，彰显心路。该部分为《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论书文集》两种所未见，由此可探沙先生早年《自信书学尚有后望》(《僧孚日录》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语)的确切消息，自可珍视。

之所以如此分类，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一，明晰沙孟海从事书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关注的学术聚焦点等问题；二，使读者可按类别、时间查阅相关论述；三，著作、论文、序跋之作，往往各有辞理，各有语境，各有侧重。

本卷所收诸篇，在文辞的校勘上，以《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论书文集》(以下简称《丛稿》、《文集》)两种为底本，尽力搜集揭刊出版物参校之；部分未刊稿，则尽力释读，忠实原貌。因为《丛稿》、《文集》两种，前者是经过沙孟海校证审核的，后者增补诸篇亦多经沙孟海生前选定。^⑨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沙孟海的治学方法，我们还是还原了《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两文当初发表时的插图及图注，并为其中的部分插图按照原例选配了清晰度更好的图版。此外，本卷还为部分篇章在篇末选配了插图，主要是文章揭刊书影和题跋文字书迹等，目的在于为本卷添存一份研究文献。

还需要指出的是，沙孟海论书诸篇时间跨度大，揭载刊物不一，加之有部分原为未刊文稿，即使《丛稿》、《文集》所收者已经修订或校点，亦仍然存在表述或现代汉语标点符号使用规范未尽统一等问题。为此，遵照全集编委会制订的学术体例，体现全集出版的当代要求，在充分遵循沙孟海著述原貌的基础上，编者也对部分行文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订与处理：少数《丛稿》、《文集》中仍存在的误植字迹，是校勘重点；行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作了一些必要的勘订，比如对著作名称加上书名号，对完整的引文加上引号；考虑到全集的竖排版式，公元纪年等阿拉伯数字表示多使用中文数字表述；遵循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删订其中不影响表述的异体字，等等。因此，本卷篇章与《丛稿》、《文集》相校，或已有数处改动，敬请读者精审。

注释：

①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自署“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脱稿”，揭载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二号“中国美术号·下”，上海，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发行。该文于一九八四年修订后，收录于《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一版。

② 沙孟海：《清代书法概说》，载沙孟海编著《中国书法史图录》第二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〇〇〇年六月第一版，第五三三、五三一页。亦可

参见本卷第一三页。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第四节《美术史的研究》。此据蓬莱阁丛书，王晴佳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一九页。按，引文中『《东方杂志》二十七卷二号』，《沙孟海论书丛稿》误植为『二十七卷一号』（第五五页）。

④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三《宝南第九》，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一版，第八〇四页。

⑤ 沙孟海：《海岳名言注释》，见《沙孟海论书丛稿》第一四八页。亦可参见本卷第二四七页。

⑥ 沙茂世编撰《沙孟海先生年谱》一九二六年十月条援引沙孟海日记：“四月间所撰《润约》一文缮正呈师，师以为佳，即为改定。润格之前冠以引语，板桥小诗最传诵于人口。余所见吕东庄卖艺文叙述贫况，亦复淋漓尽致；李梅庵鬻书启尤为大雅，类晋宋间文字；任堇叔润例小序，寥寥短章，文气历落似胡稚威。其余未见有佳者。余撰《润约》，意欲争衡李道士，终病力薄，未能逮也。”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五月第一版，第三一页。板桥，即郑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吕东庄，即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李梅庵，李道士，即李瑞清（一八六七——一九二〇）。任堇叔，即任堇（一八八一——一九三六）。胡稚威，即胡天游（一六九六——一七五八）。

⑦ 《书学师承交游姓氏》一篇，掲刊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日《西泠艺报》总第八十期，前加编者按语：“此表系沙老为鄞县沙孟海书学院所写，本报现以转载。”

⑧ 关于《与刘江书》的重要意义，可参阅朱关田《又读〈与刘江书〉》一文，见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一月第一版，导言。

⑨ 《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一版，出版说明有言：“本书由中国书协浙江分会朱关田、祝遂之同志编选，选成后，沙孟海先生对全集作了校证审核工作。”《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版，出版说明有言：“自《沙孟海论书丛稿》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书法界的强烈反响，纷纷提出希望能出版续集，沙先生在世时按此要求选定了四十七篇作为《近稿》准备付梓，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在从稿、近稿的基础上增补了历年已发表的和未曾发表的论文、考证、信札、序言、题跋和讲话等重要的资料……定名为《沙孟海论书文集》。”

目 录

总 序 / 朱关田
本卷导读 / 方爱龙

碑与帖

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

古代书法执笔初探
吴昌硕先生的书法

八三
七六

润 约
自 述

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
润 约

书学师承交游姓氏

九二
八九

耕 字 记

书法集自记

九十感怀——在『恭祝沙孟海教授九十华诞』
祝寿会上的讲话

九六
九四

附：关于《沙孟海翰墨生涯》启功序文的

一〇〇

几点说明（沙匡世记述）

一〇三

永字八法非智永创始说

一〇六

清代书法概说

一〇八

漫谈碑帖刻手问题

一一一

桂林重刻石曼卿题名跋

一二三

论 文

序跋

近三百年的书学

一二九

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

一三一

西湖的石刻

一三三

南宋石经

一三五

五代吴越的写经

一三四

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史上几种主要字体

一三五

碑与帖	七六
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	八三
古代书法执笔初探	八九
吴昌硕先生的书法	九二
润 约	九四
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	九六
润 约	九六
书学师承交游姓氏	一〇〇
耕 字 记	一〇三
书法集自记	一〇六
九十感怀——在『恭祝沙孟海教授九十华诞』 祝寿会上的讲话	一一一
附：关于《沙孟海翰墨生涯》启功序文的	一二三
几点说明（沙匡世记述）	一二五
永字八法非智永创始说	一二五
清代书法概说	一二三
漫谈碑帖刻手问题	一二三
桂林重刻石曼卿题名跋	一二九
题秋明室论书诗翰册	一三一
题傅青主杂书册	一三三
董玄宰写智果论书卷跋	一三三
陶石篆兰亭古迹四字题榜跋	一三五
自写集易林楹帖跋（二则）	一三五